

张梦实 潜伏在伪满心脏里的红色特工

张梦实是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之子,是长期潜伏在伪满洲国心脏的红色特工。在苏德战争最紧要的关头,他获取了日军没有计划北攻苏联的情报,使远东地区的苏军得以西调,对莫斯科保卫战胜利起到重要作用。抗战胜利后,他和父亲、溥仪等伪满战犯同在苏联5年,回国后恢复红色特工身份,后当选全国政协委员,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。

父亲是伪满洲国总理

1922年,张梦实出生于北京,他的父亲张景惠是奉军副总司令。

之前,张景惠有六房太太,但只有一个儿子,因长期吸大烟成了一个废人。他51岁那年,新娶的七姨太徐芷卿为他生下了张梦实。老年迎来了能为张家传承香火的二儿子,张景惠自然是疼惜万分。张梦实从小就过上了特殊的生活,他晚年回忆道:“父亲对我倍加疼爱,我过着饭来张口、衣来伸手的生活,由于随时都被人伺候,直到七岁左右,上完厕所还不会系裤带。”
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日军占领了东北,张景惠投靠日本成了汉奸。伪满洲国成立后,张景惠当上了伪满洲国总理,成为溥仪之下的伪满第一高官。

张梦实15岁时,进了伪满中学“国高”读书。身为伪满总理之子的张梦实,进校后身份很快被同学们得知。几十年后,他在回忆录中写道:“父亲做伪满洲国总理的事,慢慢地在同学中传开,使我成为同学们暗中攻击的对象,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人推一下,或无缘无故地打一下。”时间一长,张梦实忍受不了同学们对他的态度,一

天,他竟然离家出走了。张景惠连忙派遣警察和便衣四处寻找,最后在中朝边境的新义州找回了张梦实。

1939年,17岁的张梦实收到留学日本的堂兄张绍维寄来的信,给他介绍了一名高亮的伪满通讯社的记者。张梦实在与高亮接触中,听到了一些真实的国内和国际消息,他后来知道,高亮的真实身份是我党外围组织“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”的重要成员。

获取日军南进的重要情报

1940年,张梦实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。那时,张梦实经常到念研究生的堂兄张绍维处,他和堂兄张绍维关系多年来一直很好,是无话不谈的亲戚加朋友。张绍维介绍他看了高尔基的《母亲》,他也看过诸如艾思奇的《大众哲学》及《辩证唯物主义》《历史唯物主义》等进步书籍。在张绍维的影响下,张梦实的思想起了变化。其实,张绍维和高亮一样,也是“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”的重要成员。很快,张梦实也加入了“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”。

1941年10月,张绍维接到上级交给的一项重要任务,要求在11月前,摸清日军关东军未来调动的方向。原来,1941年6月德军全面进攻苏节节胜利后,准备进攻莫斯科。希特勒迫切希望日军主力北上进攻苏联远东,与德军东西夹击苏联。苏联在远东地区驻扎了70万大军防备日军,苏联也迫切需要弄清日军关东军的进攻方向:日军到底是北上进攻苏联,还是南下进攻英美。这一项战略任务,落到了张梦实的身上。

10月中旬,张梦实借回国探亲名

义回到长春,准备寻找父亲的绝密文件。张梦实回到家中后,晚上故意在一旁观看父亲打麻将。一天晚上,机会来了,输了钱的父亲让他上楼去取钱,张梦实上楼后,在父亲的办公桌上,找到了一份山下奉文辞去关东军司令一职的文件。紧接着,张梦实又从经常以长辈名义“教导”他的伪满总务厅次长和“交通部”大臣谷次亨那儿探听到:几个月前,日本军部大本营进行了“南北进之争”,最后,支持南进的海军一派占了上风。张梦实把收集到的这些情报向上级作了汇报。据说情报到了苏联后,斯大林又根据其他渠道得到的情报加以印证,最终确定日军没有进攻苏联的意图后,将远东地区苏军的部分部队西调,这批远东精锐苏军,对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,起到了关键作用。

潜伏在伪满洲国心脏

1942年9月,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副部长许建国派遣李常春夫妇来到沈阳,将“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”和“觉社”合并为“晋察冀东北救亡总会”(简称“东北救亡总会”)。主要成员除了张梦实的堂兄张绍维外,还有一批留日回国后进入伪满各个重要机构就职的伪满“官二代”。

1943年暑假时,留学日本的张梦实回到长春,立即加入了“东北救亡总会”。凭借父亲的身份,他四处结交达官贵人,甚至经常从谷次亨那儿,获得不少有价值的情报。

此外,张梦实经常为党组织提供活动资金,还通过其父的关系,帮助“东北救亡总会”长春情报站站长田琛等同志安排掩护职业,一名同志还成了张梦实的家庭教师。救亡会的一些会议直接就在张梦实家后院召开,组织成员还在他家抄写情报。张景惠和他的秘书官松本义雄,一直认为这些人都是张梦实的老师、同学和朋友。

张梦实和打入伪满军政内部的同志们,收集到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:如关东军在东北的战略部署;伪满军队的编制兵力、武器装备、部署和官兵的思想动态;长春、沈阳、鞍山等战略要地的详细地图;伪满重要经济信息以及文教政策等方面的情报等等,都陆续送交上级党组织。

从苏联回国后重回革命队伍

1945年8月8日,苏联对日本

宣战,日本人扶植的伪满洲国覆灭。张梦实向组织提出公开身份,但组织上认为暂时还不能公开,于是,张梦实只得继续潜伏。

1945年8月底,伪满大臣都准备逃走,张梦实知道后,把这一情况告诉了苏军,苏军把以张景惠为首的伪满大臣高官逮捕后押往苏联,并且也把张梦实起带上飞机,张梦实根本没有时间通知组织和妻子。

到苏联后,苏方管理战犯的负责人沃尔阔夫上校亲自接待了张梦实,并友好地告诉他,他不是战犯、战俘和文职拘留者。张梦实要求回国参加革命,但沃尔阔夫上校对他说,苏方现在没有时间来研究他一个人的问题,但希望他留在苏联,协助苏方了解这些伪满人员的情况,并告诉他:“现在中国很乱,还没有自己的政府,等中国有了自己的政府,就会马上放您回去的。”张梦实同意了沃尔阔夫上校的要求,这一待就是5年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苏联把拘押的日伪战犯归还给中国。1950年5月,张梦实随同第一批两百名伪满下层人员回国,张梦实向监狱管理人员表明自己是“东北救亡总会”的成员。几天后,一辆小车把他接到东北公安部,他见到了在公安部工作的堂兄张绍维和高亮。随即,张梦实见到刚从苏联引渡回国的溥仪和父亲张景惠等多名伪满大臣。原来,第一批两百人回国后,在苏联战俘营中就流传开他们已被枪毙的流言,溥仪很是害怕,一度想在牢里自杀。张梦实的出现,打破了溥仪等人的担心。

之后,组织上恢复了张梦实红色特工的身份,他被安排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——管理溥仪和父亲张景惠等伪满和日本战犯。

在所长的安排下,张梦实见了70多岁的父亲。张梦实没有在回忆录中记下当时父子相见时的情景,但可以想象得到,张景惠看到穿着一身军装的儿子时的复杂心情。

1956年,张梦实调到北京国际关系学院,离开管理所前,他和妻子专门看望了父亲,此时的张景惠已有些糊涂了。

1990年,张梦实被增补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,2014年,92岁的张梦实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。

据《党史博采》彭苏/文

帝王坐骑命名有讲究

在古代,马不单单是坐骑,更是古人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一种动物。

秦始皇养马,一养就是七匹,且都是名贵品种。《古今注》中记载了秦始皇爱马的名字,分别是追风、白兔、躡景、追电、飞翾、铜爵、晨凫。大多是表示速度快的意思。据说秦始皇最爱的马是追风,因它跑得最快。

项羽也养马,名骓。骓的本意为毛色青白相杂的马,看来用花色给坐骑命名,是自古就有的传统。骓在当时号称“天下第一骏马”,当之无愧马中顶流。而且因主人而名垂青史,《史记》中记载了骓的故事:“项王骏马名骓,常骑日行千里。及败至乌江,谓亭长曰:‘吾骑此马五岁,所当无敌,不忍杀,以赠公。’”

汉代依旧延续了养马的风尚,《西京杂记》记录了汉文帝的九匹宝马之名——浮云、赤电、绝群、逸群、紫燕骝(骝:黑鬃黑尾巴的红马)、禄螭骝(骝:毛色青白相间的马)、龙子、麟驹、绝尘,合称“九逸”。

唐太宗李世民也是爱马之人。他给马起名的风格与秦始皇及汉文帝一脉相承,不过他更喜欢用马外观上的特征来起名。他的爱马分别叫特勒骠、青骓、什伐赤、飒露紫、拳毛騧(騧:音同“瓜”,黑嘴的黄马)、白蹄乌。李世民非常喜爱自己的马,于是他在为自己建昭陵时,便用青石雕刻了六匹屡立战功的战马形象,这便是有名的“唐昭陵六骏石刻”。

据《文史博览》豆梦之/文

